



我家住在塘河边

□陶根阳

春暖花开的日子，站在老家大漳湾的塘河大桥上，凭栏放眼，身裹阳光的塘河波光粼粼，两岸层林叠翠，坡坎苇丛摇曳，萋萋芳草、星星野花、依依杨柳杂陈其间，给塘河勾勒了两道斑斓色带，犹如一幅铺向蓝天远处的水乡风情画，恬静，清纯，质朴，秀美。

据说，塘河是隋朝中期开挖的一条盐运河道。到了唐代，淮南黜陟使李承在盐城西境屯垦射阳湖，共开拓疏浚了东西北三条塘河，故塘河亦称“唐河”。贯穿于大漳湾境内的是西塘河。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逾越千年的塘河早在历代疏浚与改造中脱胎换骨，每一个年轮里都藏有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喧闹欢腾的老塘河九曲十八弯，犹如一条昂首摆尾的蛟龙，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一分为二，河东叫东荡，河西之所以叫作北荡，只因其在村庄之北。小时候，我们觉得那塘河很宽，宽到对岸的人根本听不到你声嘶力竭的吼叫。那塘河很深，深到大人手上两丈多长的竹篙也插不到河心之底。

暑假伊始，雨水增多，河水暴涨，我们结伴到塘河去玩耍。可塘河水流湍急，当我们跃身跳入再浮出水面时，人已离入水处一丈多远。

塘河里吊轮船拖队，刺激而惬意。汽笛一声长鸣，轮船头拖着十几条运货船缓缓驶来，我们如同

听到了比赛号令，争先恐后地向河心扑去。一旦抓到船帮上的“靠球”，耳边潺潺流水作响，脸庞习习凉风吹拂，好不快活。见船上有人来驱赶了，我们才肯松手。

汽笛声最响亮的，是客运轮船高港班。每天凌晨，它从高港出发，约莫五点钟到大漳湾，然后继续北行，途经黄土沟、楼夏庄、唐桥等地，上午十一点到达建湖。下午一点又从建湖返回，五点左右到大漳湾。附近村庄的人去上海等地，要到大漳湾轮船码头打票候乘。大漳水产站直供上海的水产品，也由这条轮船托运。轮船上下客的时候，码头上便有了迎来送往的人群。卸货、装货的杠棒工将两块长跳板搭在船棚上，两人一道用那碗口粗的木杠，抬着沉重的木箱或竹篓，各走各的跳板，同步慢行，嘴里哼着节奏明快的“哎嗨——哟哟——”的号子，那场面非常热闹。很长一个时期，高港班悠长悦耳的鸣笛成了附近村庄社员上下班的信号。

白天，塘河里的船只只南来北往，有扯蓬浪风的，有沿岸拉纤的，有划棹摇橹的。荡里人出门要是自己不撑船，就得坐渡船过河步行。塘河沿线，凡是有渡船口的地方，定会定有一个村庄。直到塘河上建起了一座座大桥，水荡人才结束“无船不行路”的历史。夜晚，塘河水面上亮起一盏盏黄灯，相对不动的是停泊过夜船家所挂的马灯，渐渐游动的是正赶夜路的商船或撒网捕捞的渔舟。微风吹过，河面上的灯光倒影瞬间扭动，跳起了欢快醉迷的舞。拖驳船的探照灯光束伴随着声声汽笛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地挥舞，意欲搅破这漆黑的夜幕。这些画面，已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。如今，我们只能在闲暇时拿来回忆，以解乡愁。

千百年来，继往开来的塘河蕴藏着厚重的生命底色。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代代塘河儿女。昨天，她还浸泡在辛酸血泪中；今天，她已穿上绿色盛装。不可否认，现在塘河里的船是越来越少了，但两岸村庄的农家别墅越来越多；洗尽岁月铅华的塘河变得温柔宁静了，但岸上运送鱼虾蟹的车辆又前呼后拥起来。尤其是那条依堤而建的乡村旅游公路，绿蓝相间的交通标识令人赏心悦目，展示了塘河人的绿色发展理念，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一份敬畏之心。渴望有一天，西塘河里能出现一条条豪华游轮，快乐行进在漫天飞舞的芦花里。

“一条塘河波浪宽，风吹芦花飞两岸；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游轮的鸣笛，看惯了游客的笑颜”。我想斗胆给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改一改词，用来歌唱我的母亲河。因为，我家住在塘河边，我就是喝塘河水长大的塘河人。

“咚、咚、咚。”听到敲门声我边应“来了”，边跑去开门。只见满头大汗的母亲正拎着一箩筐的蔬菜站在门口。“那么热，你干嘛呢，那些菜我们可以买的。”我嗔怪着把箩筐拎到屋里，倒了杯凉开水递给了母亲。“这些菜我都没打药水，施的都是有机肥，好吃。”母亲喝了口水，把箩筐里的韭菜、青椒、莴笋、西红柿等都搬了出来。“这哪吃得完啊。”我看着那些菜。母亲老生常谈道：“吃不完的，让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啊，做人要大气。”“知道啦，我才回来没来得及去看你们，下次不要再来送过来了，天热，路上车也多……”不待我留她吃晚饭，她就拎着空箩筐匆匆下楼放到电瓶车上回乡下下了。看着她佝偻着的背影渐渐远去，我的思绪渐渐切换到了童年时代，回望起了那已远去的岁月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母亲忙里偷闲在家前屋后的空地上整出了一个小菜园子。当年虽然物质匮乏，但是菜园子却被母亲经营得井井有条，菜桌上虽然少肉食，但是菜蔬却是丰富多彩。除了自给自足外，母亲还时常挑拣一些菜送给左邻右舍。我们上了中学后，家里的开销大了，母亲便想种些蔬菜到市场上去卖，以此贴补家用。那时候正值我们长身体，母亲隔三岔五地带回来一小块猪肉，这是用那些新鲜时蔬换来的，虽然不多，但足以让我们大快朵颐，至今想来还是咂嘴不已。

春天的菜园子是最忙碌的。当大地被第一声春雷唤醒后，沉睡了一冬的小草开始探头探脑地钻出地面，呈现出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鲜活场景时，母亲便开始对那一块小菜园子进行着“布局谋篇”。除了白天参加生产队正常出工外，其他时间，她都在菜园子里劳作。她把各种菜籽分别放进小碗里，用水泡一下，过两天种子发芽了，就到地里播下种子。在浇水施肥后，菜园里逐渐星星点点地冒出了一块块的绿意，接着便是一丛丛的绿色，直至绿色的蓬勃生机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尽情展现。

夏天到了，蔬菜接连成熟，繁茂的小菜园里姹紫嫣红，变得热闹起来。翠绿的黄瓜、鲜红的番茄、嫩绿的菜椒、长长的豆角，它们各自张扬着自己的累累果实。轻风摇曳，如绿色玉臂般的丝瓜也不经意地从翠绿的叶间伸了出来，和疏朗的茄子树下挂着的条条青皮茄子争相展示着青春炫目的模样。新鲜应时的瓜果，常令我们垂涎欲滴。那时节，我们放学回来，首先冲进菜园子，摘上新鲜的黄瓜或西红柿在衣服上蹭几下就直接往嘴里送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听着虫儿们的低吟浅唱，吃着母亲做的新鲜菜蔬，心里颇为欢畅。

深秋以后的菜园子变得萧条起来，枝叶日渐枯萎。母亲便将剩余的果实全部采摘下来，或晒成干，或做成菜，或窖藏，留到冬天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。然后母亲就像打扫战场一样，把小菜园里的残枝败叶清理干净，把那些木架条捆扎起来放在墙角处留待来年再用，小菜园子里一年的辛勤劳作也就告一段落。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，小菜园子也成了我们童年时代的快乐音符。只要耕耘，就有收获，母亲的辛勤劳作生动地诠释了“幸福，从来都是奋斗得来”的意义。

长大成家后我去了县城工作，每次回家，母亲都会将菜园里最新鲜的蔬菜装在袋子里让我拿走，吃不了就让我送给邻居一起分享。后来，我去了万里之外的西北边陲工作，回乡下的日子更少了，这次母亲知道我刚从外地回来，便忙不迭地把小菜园里的新鲜蔬菜送了过来。如今，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菜市场上有应有尽有，新鲜蔬菜也不稀奇，但总不如母亲的小菜园里的蔬菜来得鲜美……

母亲的小菜园

□徐新

故乡桑葚甜

□李广荣

假日上街，发现水果摊上有紫色的桑葚在出售，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桑葚。

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，村西头有一位独居的老太太，她家后院有一棵树龄很老的大桑树。每逢桑葚成熟季节，常常会有成群的鸟儿盘旋在周围，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，试图啄食成熟的桑葚。这时，老太太就会出现，不停地用噓声驱赶鸟儿。老太太上了年纪，腿脚不大灵便，能赶得走受惊的鸟儿，却无法对付馋嘴的顽童。

那时，常有胆大的孩子结伴，趁着老太太午休打盹，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肩膀，偷偷爬上地家的院墙，再爬到桑树上，像小猴子似的采摘吞食起美味的桑葚来，并不时扔一些给树下望风的小伙伴们分享。直到吃得口涎四

溅、嘴唇染紫，方才甘休。当然也有被发现的时候，但这位老人家吃斋念佛，心地善良，即使听到动静，也不大声噓喝，生怕孩子受到惊吓，慌忙间落地摔伤。她先在屋内轻咳一声，给孩子留够逃脱的时间。待孩子翻下院墙，准备溜走的当儿，再假声假气地骂几声。

童年时代，采桑吃桑是最快乐幸福的事！来到一棵大桑树下，抬头看到一枝缀满桑葚的枝杈，只需踮起脚尖，便可伸手抓住一片桑叶，满枝肥肥胖胖的桑葚离你越来越近，不料刚准备采摘，几个大大的桑葚便跳离枝头，掉落在地上。你正在懊恼，却又有一颗桑葚轻砸在你的头上，仿佛是个调皮的孩子在跟你玩游戏。那会常常见到一家人在桑树下采摘桑葚的情景，一个人举起一个树杈，勾住一桠桑枝轻摇，几个人用一面废旧的布单在下面欢接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。

其实，在古代，人们就对桑树情有独钟了。古人为了穿衣，家家种桑植麻。桑树的叶可以用来养蚕，果可以食用和酿酒，树干及枝条可以用来制造器具，皮可以用来造纸，叶、果、枝、根、皮皆可以入药，有生津止渴、补肝益肾、明目安神等功效。而梓树的嫩叶可食，皮是一种中药(名为梓白皮)，木材轻软耐朽，是制作家具、乐器的良材。正是因为桑树和梓树与人们衣、食、住、用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古代的人们经常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植桑栽梓，而且人们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重，后来“桑梓”就用来做“故乡”的代称。

眼下桑葚已经成熟，看着果品摊上那一盒盒桑葚，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吃桑葚的记忆，是多么的美好和甜蜜。



希望田野

李陶摄



草莓园的笑声

□群山

春风吹在了田间，吹得孕穗结实的麦子绿中微黄，吹得金色的油菜花不见了踪影。朝阳映照，我走在乡间大路上，见那一篮篮新鲜的草莓排放在大棚的路边，悠闲的果农笑脸迎送观光的游人。

我看这些草莓，一个个红红的，大大的，光亮水灵，甜得让人满嘴生口水。想起小时候，肚子饿了，常到母亲的菜园去采摘时鲜瓜果。草莓种植园，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与快乐。

卖草莓的大嫂和我闲谈：“生长在城里的孩子，没有对农作物种植的概念。该让他们到乡下见识见识，踏青赏绿，采摘草莓，一家人共享春天里这美好风光。”我说：“是啊。如今这如诗如画的观光农业，已成为郊游的好去处。”回城后，我的倡议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。星期天，一家人自驾车，径直去往草莓种植园。

车子奔驰在宽阔的大道上，天地间美丽的画卷，一幅幅地向后移去。走过了一片桃园和梨园，架红花白好景色。路过一片葡萄园，藤蔓爬满了架。一家人说笑着，来到了草莓观光园。原本寂寥的小村落，自从有了这草莓种植园后，热闹了许多。一队队游人而至，像是儿时跟随父亲去赶集一

样热闹。

看那草莓，闪亮珍珠般水滴，绿绿的叶片，红红的果实，像是微笑着迎客来。看这一个个大草莓，孩子手痒痒，抢先摘下来一个大大的果实。我问看园子的大嫂：“什么样的果子才算是成熟了，能采摘？”大嫂说：“笑了的果子就能采摘。”大嫂指着孩子手里那刚采摘下来的草莓说：“这果子还没笑哩，看这果柄子上流着的泪。”接着，她告诉我们“笑了的果子”是个什么样子的。我们都是门外汉，她说的这些也不能全听懂。看着我们的样子，大嫂接着这话题，风趣地说：“你看过相亲节目没，只有笑了的那位才是心仪的人，牵手才能成功。”原来，采摘这成熟的草莓，也像男女交朋友，笑了的果子才会甜在心。我见孩子新采摘的草莓果把上，还渗着青青的汁，还真是“强扭的瓜不甜”。

漫步观光园，细心地寻找每一个笑了的果子。瓜熟蒂落，笑了的草莓，果子红了，摘下的果蒂和把儿不会流出那青汁。尝过了不同的草莓，才知道果然是笑了的草莓味道最好。

离开了草莓种植园，看着手中笑了的草莓，像是又听到了那大嫂的笑声，这笑声传遍了希望的田野，久久地回荡在我的耳边。

露天电影

□薛立彬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文化生活极其匮乏，看露天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孩子日夜期盼的事情。只要一听到哪个村有露天电影放映，我们都会排除万难，跋山涉水也要去看。其实，不光是我们这些孩子，大人们对于露天电影也是满怀期待的。

那个年代，露天电影就是一场四乡八邻的民众聚会，那场面一点也不亚于农村的年集。只要有露天电影，无论是夏日炎炎难耐，还是冬天严寒刺骨，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会扛着长椅板凳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，还有不少要走十几里路才能赶来看露天电影的人们。电影场上人挨着人，把场里场外挤得水泄不通，看露天电影成为那个年代一道不可多得的文化娱乐大餐。

我记得有一次是在离我们村七八里路的村子放映《地道战》，我们三四个小伙伴儿匆匆吃过晚饭就出发了。这个村是一个拥有二千多人的大村，等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时，电影已经开演了。但让我们着急的是找不到位置坐了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没有我们的栖身之地。我们只好爬上场外边的树干上，猴子一样远远地“望”电影，既听不清声音，也

看不清画面。尽管如此，看着那人头攒动的场面，心里头也是喜滋滋的。一个叫小虎的小伙伴儿，看着看着竟然睡着了，差点儿从树上掉下来，幸亏在掉下去的一瞬间，抓住了树的一根斜枝，否则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电影散场后，回到家里，母亲问我今晚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，我说不出来个丑寅卯，脑海里只有影片里的几个画面，还有小虎差点儿从树上掉下来的惊悚场景，不过，我没给母亲说，怕母亲为我担心。

记不清多少回，我们挤不进放映场内，就绕到银幕背过去，看“反过来的电影”。银幕背面，人物影像都是反的，连打的字幕也是反的。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，只要能听到电影里人物讲的话，看到电影里人物影像就足够了，至于影像反不反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想来，坐在银幕的背后看电影更是别有洞天，除了能看电影外，还能看到那些坐在银幕正面看电影的人，那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或张大嘴巴全神贯注，或一脸严肃表情凝重，或喜或悲，或忧或愁，简直就是形态不一的“表情包”。有时遇上刮风，银幕被风刮起，电影中的人

都变形了，即使这样，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热情。

那时候，看一场露天电影可不像现在看电影那么浪漫。夏天要受蚊虫的叮咬，冬天要忍受刺骨的寒冷，倘若遇到恶劣天气，还可能被淋成落汤鸡，或是被大风刮去衣帽，但无论怎样，都阻挡不了我们看电影的脚步。

因为那时文化生活贫乏，只要有电影放映，不管一部影片重复放映了多少次，都会有人山人海的观众，人们看得依然津津有味，电影里的许多台词、主题歌，人们都烂熟于心，平日里时不时还能冒出几句台词。

露天电影对于相恋的青年男女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机缘，小伙子姑娘们常常会借看露天电影的机会，寻找自己的姻缘，我二叔和二婶儿就是因为看露天电影从而走到了一起。

露天电影，是我小时候最美的记忆，那些记忆如醇香的老酒，历久弥香。现在，近天命之年的我生活在城市里，看电影已不是难事，但却依旧会时常怀念看露天电影的旧时光。

